

放翁新论

刘庆云
◎主编

陆游



剑门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

细雨骑驴入剑门

ISBN 978-7-80719-419-4



9 787807 194194 >

定价：29.80元

刘庆云 主编
FANGWENG XINLUN

放翁
新论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翁新论/刘庆云主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719-419-4

I. 放… II. 刘… III. 陆游(1125~1210)—人物
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3716 号

放翁新论

编者:刘庆云

责任编辑:李锦良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网址:www.hx-read.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350008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2.125 插页:4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419-4

定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武夷山陆游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代表合影





陆游学术研讨会大会会场



陆游研讨会
从左往右：黄世中 陈祖美 梁东




为纪念陆游植香樟立碑



陆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负责人

从左往右：张木良 蔡厚示
刘庆云 吴邦才



武夷山陆游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

顾问：吴邦才 蔡厚示

主编：刘庆云

编委：刘庆云 张木良 欧明俊

汤江浩 杨国学



目 录

- 陆游诗中的悲剧意识····· 雍文华(1)
- 从《大学》八目论陆游的生命困境····· 黄雅琦(12)
- 仕与隐之间的矛盾
- 论陆游的人生困境及其消解之道····· 刘原池(27)
- 再论陆游的“家风”····· 欧明俊 陈 堃(55)
- 陆游诗文的多样性及其幽默感····· [美国]林中明(70)
- 跟往事干杯
- 论陆游诗歌中的往事····· 王德明(102)
- 陆游晚年闲适诗的题材类型····· 农辽林(113)
- 陆游二度宦闽与四主武夷山冲佑观····· 方彦寿(125)
- 欢愉愁戚总留痕
- 陆游两度入闽诗歌浅探····· 刘庆云(132)
- 白云一半肯分无
- 陆游的武夷情缘····· 许亦善(144)
- 陆游的武夷情结
- 兼对陆游《初入武夷》一诗辨疑····· 乐裕贤(149)
- 药·养生·济世
- 读陆游《剑南诗稿》札记····· 蒋 凡(154)
- 平生得酒狂无敌 百幅淋漓风雨疾
- 陆游饮酒行为及其咏酒诗述论····· 刘扬忠(177)



- 论陆游的诗酒人生····· 胡迎建(193)
- 百岁光阴半归酒 一生事业略存诗
——略论陆游与酒····· 肇 明(209)
- 放翁茶诗意境营造手法之浅探····· 高旭红(218)
- 陆游 地理 空间····· 白振奎(226)
- 浅论陆游七律诗对仗的艺术特色····· 侯孝琼(242)
- 论陆游诗歌“雨”意象的审美内涵····· 张大焯(249)
- 方回的陆游诗论····· 王奎光(255)
- 简论《放翁词》的“创调”和“压调”之作····· 陈祖美(268)
- 陆游、辛弃疾咏梅词之比较····· 张玉奇(279)
- 女性主义视点:试读放翁《水龙吟·荣南作》····· 林 红(296)
- 论陆游的《入蜀记》····· 梁鉴江(303)
- 论陆游《老学庵笔记》的文学价值····· 欧明俊 胡方磊(308)
- 陆游、辛弃疾在宋代武夷作家群的地位与影响····· 杨国学(323)
- 对《老学庵续笔记》真伪的质疑····· 刘 亮(333)
- 杭州孩儿巷陆游寓址考····· 钱明锵(344)
- 陆游文学在日本
——菊池桐孙《五山堂诗话》中的陆游
····· [日本]柴田清继(352)

附录

- 陆游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蔡厚示(359)
- 与会代表诗词选····· 蔡厚示 梁 东 侯孝琼 雍文华
陶文鹏 郑伯农 钱明锵 胡培周
冯刚毅 黄雅琦 鲁 言 黄玉奎
潘肇明 张玉奇 童震勇 刘庆云(361)
- 学者反应····· 陈祖美 黄世中(375)
- 武夷山陆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欧明俊(378)
- 武夷山陆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名单····· (384)

陆游诗中的悲剧意识

雍文华

陆游并不愿做诗人，或者说并不愿只做诗人，但终究成了诗人；陆游最大的愿望是收复中原、统一祖国，而此愿望在他生前和死后均没有实现；陆游坚持自己的人格操守、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牺牲。陆游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志士的一生，是坚守人格操守、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悲剧意识深刻而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诗作之中。

一、社会角色的选择与历史的形成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剑门道中遇微雨》

每读此诗均感到无限的伤感。这是诗人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质疑。

陆游其人，王士禛赞为“以名节自持，凛凛然有国士之风”。（《带经堂诗话》）梁启超称他为“亘古男儿”。（《读陆放翁集》）一般将他定位为爱国诗人。

诗人？国士？亘古男儿？陆游社会角色的主观选择是什么？历史的诸多客观条件又将他铸成什么？个体的主观选择



与历史的客观规定又造成了怎样的心灵世界？

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朝廷诏命陆游通判夔州,万里入川。乾道八年(1172)春,四川宣抚使王炎招请陆游参加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由夔州北上南郑。由后方调到前线使陆游极为兴奋。他表示“某敢不急装待命,碎首为期,运笔飒飒而草军书,才虽尽矣,持被刺刺而语婢子,心亦鄙之。尚力著于微劳,庶少伸于壮志。”(《谢王宣抚启》)对此次南郑之行,寄望殊高:“古来贤达士,初亦愿躬耕。意气或感激,邂逅成功名。”(《蟠龙瀑布》)抵南郑后,即为王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宋史·陆游传》)南郑辽阔的幅员和前线的军事形势使他坚定了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信心,也看到了胜利的前景:“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秋千蹴踘分朋曹。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将军坛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他热烈期待旗开得胜,进驻长安:“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秋波媚》)他不断往返南郑与前线之间,参与渭河强渡和大散关战斗。正当陆游自誓“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太息》),自许“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同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预感胜利在望之际,形势却急转直下:九月九日,王炎调回临安枢密院,幕府星散,陆游调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临阵换将,陆游意识到对于挥师北伐,恢复中原,朝廷又动摇了。所谓飞得越高,跌得越惨,陆游极度失望:“云栈屏山阅月游,马蹄初喜踏梁州。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遗虏孱孱宁远略,孤臣耿耿独私忧。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归次汉中境上》)《剑门道中遇微雨》就是陆游从汉中赴成都路经剑



门而作。

陆游早年攻读经书和兵书，人生取向还是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吾幼从父师，所患经不明，何尝效侯喜，欲取能诗声？亦岂刘随州，五字吟长城？”（《读苏叔党汝州北山杂诗次其韵》）并没有想做个诗人。他的志趣和抱负是：“士生学六经，是为圣人徒。处当师颜、原，出当致唐、虞。斯文阵堂堂，临敌独援桴。异端满天下，一扫可使无。”（《斋中杂诗十首》）他将自己视为国士：“雨霁花无几，愁多酒不支。凄凉数声笛，零乱一枰棋。蹈海言犹在，移山志未衰。何人知壮士，击筑有余悲！”（《杂感》）他向往诸葛亮出师北伐：“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现在，陆游已深深感到，对于年近半百的他，恢复中原的事业将成泡影，建功立业的历史机遇已经一去不返。他转问自己：“此身合是诗人未？”我是一个诗人么？我难道注定只能做一个诗人吗？我恐怕终身只能做一个诗人了！一切匡时济世、图像凌烟的事业与功勋，恐怕永远与自己无缘了。陆游的处境是艰难的，内心是悲苦的。陆游对自己社会角色的主观选择与客观历史的形成之间是如此的差异悬殊。

二、理想与现实映象的心灵冲突

陆游一出生便被抛入时代的苦难之中。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江左。积极抗战、恢复中原与妥协求和、苟且偷安的反复冲突与搏杀便成了时代的主题、历史的潮流，谁也无法置身事外。陆游终其一生卷入了这一时代的冲突与搏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形成了他心灵沉重而激烈的悲剧性冲突。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书愤》

这首诗写于淳熙十三年(1186)春。其时陆游从四川嘉州任上被言官弹劾，指其“燕饮颓放”而罢官，辗转闽赣之后退居山阴，已经62岁了。这是他晚年回头检视自己一生遭际的无穷感喟，是对自己一生求索奋斗而失败的凭吊。一句“早岁哪知世事艰”，蕴藏多少人世的艰辛和痛苦。

绍兴三十年(1160)，陆游被任命为敕令所删令官，有机会到中央任职。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传位于太子赵昚，是为孝宗。陆游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枢密院是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与北伐中原、恢复失地、完成国家统一大有关系。陆游觉得机会来临，可以一展平生抱负。他写了《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拟上殿札子》《上殿札子》，规划军事，请求振肃朝纲，并积极参与隆兴战事；向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张浚提出恢复中原的要求，代中央起草《与夏国主书》和《蜡弹省札》，为即将举行的北伐争取邻国和北方沦陷区人民的支持。正在这个时候，一桩毫不经意的小事把陆游拖进了一桩大的政治纷争，稀里糊涂地被罢了官。他把右丞相史浩告诉他孝宗宴请曾觐的事，作为谈资，告知参知政事张焘。其时孝宗欲把从前的门客龙大渊、曾觐提拔起来，遭到朝臣的反对。孝宗下诏痛斥。恰好张焘晋见，孝宗希望得到张焘的支持。张焘说：“陛下初即大位，不宜和臣下燕狎，一至于此。”孝宗问张焘从那里听来的消息。张焘说是陆游告诉他的，陆游是从史浩那里听到的。孝宗说：“陆游是个反复小人，早就应该离开临安。”于是将陆游贬出临安，任为镇江府通判。这就是陆游莫名其妙的遭遇。陆游离开临安，内心充满愤懑：“重入修门甫岁余，又携琴剑返江湖。乾坤浩浩何由极，犬马区区正自愚。缘熟且为莲社客，侔来喜对草堂图。西厢屋了吾真



足，高枕看云一事无。”（《出都》）隆兴元年（1167）五月，符离之战失败，孝宗降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召复汤思退为右丞相。十一月，朝命汤思退为左丞相，张浚为右丞相。汤思退主和，张浚主战。隆兴二年（1164），张浚以右丞相督视江淮兵马，驻节镇江。陆游以通家子往谒，力说张浚用兵。可是，四月张浚奉诏还朝，接着都督府撤销，张浚罢免。十二月，宋金和议成立。张浚罢斥，幕府星散，有的被劾罢，有的被谪迁，陆游极感苦闷。八月，张浚被罢斥归家途中死去，主战阵营失去了一位中坚，国家前途失去了一位依仗。陆游的悲愤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张公遂如此，海内共悲辛。逆虏犹遗种，皇天夺老臣。”（《送王景文》）乾道元年（1165）七月，陆游改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调离前线，未及一年，被言官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弹劾罢职，退居山阴。罪在出师北伐，恢复中原，夫复何言！

乾道五年（1169），四川宣抚使王炎招请陆游入幕，陆游到达抗击金人，恢复中原的前线南郑，使他再次看到了希望。然而不到一年，王炎调回临安，陆游亦改任成都、摄知嘉州事，旋即被言官指其燕饮颓放而遭罢免。这是淳熙三年（1176）的事。这期间社会现实的种种打击，使陆游的理想无法实现，他内心充满巨大的痛苦：“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往昔理想高扬，壮志满怀，而今孤灯风雨，华发苍颜，内心的痛苦，涌动喷发，使人几近于狂。思念的是当年南郑前线慷慨昂扬、神思飞越的从戎生活，不堪的是眼前僻处后方，“冷官无一事”的空虚生涯，痛苦在内心不断滋长，想用酣歌与沉醉压将下去也是徒然：“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笛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



药肆，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敲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汉宫秋》）他常常在梦中回到南郑前线，场面宏大，心境雄浑，而一觉醒来，面对现实中的自身，内心却有无可诉说的悲苦：“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淳熙五年（1178）至庆元五年（1199），陆游奉命东归，辗转闽赣之间，75岁致仕，其间淳熙七年（1180）、八年（1181）、十六年（1189）三度被弹劾罢免。从陆游一生遭际看，“早岁哪知世事艰”一句，确实凝聚了他对社会人生的刻骨伤痛。

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会使人对人生产生无穷的悲感。有的会极端地厌弃人生，摆脱求生的意志；有的会行乐纵欲，以醇酒妇人来享乐人生；有的会旷达怡情，寄情山水和艺术；有的会问道求禅，消极避世。事实上，陆游也曾纵情享乐，把时光消磨在酒肆和歌院之中，醇酒妇人，借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青丝金络白雪驹，日斜驰遣迎名姝。燕脂褪尽见玉肤，绿鬓半脱娇不梳……月浸罗袜清夜徂，满身花影醉索扶。东来此欢堕空虚，坐悲新霜点鬓须。易求合浦千斛珠，难觅锦江双鲤鱼。”（《成都行》）“看花南陌复东阡，晓露初开日正妍。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颠。”（《花时遍游诸家园》）“夜暖酒波摇烛焰，舞回妆粉铄花光。”（《芳华楼夜饮》）“难觅长绳縻日住，且凭羯鼓唤花开。”（《月上》）他也曾寄情山水，也曾求禅问道，也曾消极避世：“作官蓄妻孥，陷井安所避？刀锯与鼎镬，孰非君自致。欲寻人迹不到处，忘形麋鹿与俱逝。杳杳白云青嶂间，千岁巢居常避世。”（《避世行》）当然，面对宇宙人生悲剧性矛盾冲突，更多的人会表现出对人生的执著，格外看重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因而产生强烈的建功立业的用世思想，尽管可能要承受巨